





漢書

三十九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蒯通傳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蒯通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略

定趙地宋本云一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今徐公曰本定作燕

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

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

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

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

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雨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

漢書四十五卷

皆同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

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

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本云越本名上有功字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

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

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

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

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

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蒯通





宋本云一本利字下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

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

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則衆皆見

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

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

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

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

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

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

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

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

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龍襄歷下軍遂至

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身之因敗走信遂定

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

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

通







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

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天下孰敢

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

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

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

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

○宋祁曰一點反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

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窮逃亡如鼠

西傳十五 漢書四十五卷

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鄢北成安君死於泚

水之南師古曰鄢音呼各反泚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

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

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

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

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

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揚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

伯句踐師古曰伯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

殫走犬身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

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

刺通



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

之罪以令於趙芻燕定齊南推楚人之兵數十

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

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

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

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

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

西傳十下 漢志四下 4

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

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

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雍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

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

之猶與不如逢蠱之致蠱師古曰與讀曰預萬蠱蠅也蠱毒也蠱音丑界反若蠱音

呼各反子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子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

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

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數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

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

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今罷罷夫通說不聽惶恐乃陽

崩通



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

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也師古曰通曰狗各吠非  
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  
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  
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

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生

梁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耻從亂以

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  
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

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  
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

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  
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  
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燔治死犬燔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故



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  
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  
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  
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  
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  
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  
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  
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  
人兩人卒不肯受

西符子 後書四十五

七

### 伍被傳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

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  
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

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

後王坐東

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

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

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索衣也於是王怒繫



被父母囚之二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

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宋祁曰越本作下臣臣聞聰者聽

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

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

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

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

也○宋祁曰新比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本去也字

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棘貢獻東

甌入朝師古曰棘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

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

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

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

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

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

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

神力絕人如此○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

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伍被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

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

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又言外

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

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

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

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

尊之也如傳曰祭祀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酌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

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

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一傳卷之四十四

九

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閒也父

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比自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

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三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

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劉放曰此

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

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

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伍被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則漢何需郡唯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潯河東上黨與河內

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

人言

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

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

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

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聞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

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宋祁曰浙本注此文此者作比者

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無

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

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

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

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

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

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

應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  
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

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

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

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

寶童男童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

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

西十五 漢志四十五 十一

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

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

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置戍死後

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罪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

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

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

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

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閒不經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



和天下嚮應

師古曰和音胡則反嚮讀曰響

所謂蹈瑕釁因秦之

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

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

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

齊海內汜愛蒸庶

師古曰汜音敷勅反衆也汜音敷勅反

布德施惠

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

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

設耳嚮謂曰嚮音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

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師古曰過誤也

且大王之兵衆

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

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

歌

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編編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狡童謂紂也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

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

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

師古曰在羣臣先死宋祁曰漸本注文先死作前死

身死于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

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徵幸邪

師古曰徵要也幸非望之福也

被

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

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



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諫為此文書人徒人也

也徒郡國豪姓不及耐罪已上

宋祁曰耐解在尚紀已上浙本作以上

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蜀朔方

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師古曰促其期

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

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比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亦無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

師古曰追對獄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

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

白發後事發覺被詰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

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

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 江充傳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兒反

充本名齊

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

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

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宋祁曰言當作意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

父兄按驗皆弃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

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後宮姦亂交通

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宋祁曰至後宮姚本至作王

吏



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

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

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宋本也作弟上書訟

太子臯三曰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

古訛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

取勇敢之士已自隨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

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

太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宋初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上許之充衣妙毅禪衣師古曰妙毅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妙縷者為毅禪衣制若今之朝

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

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

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袷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

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名曰冠禪纒步搖冠飛

翻之纒服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纒也臣瓚曰飛翻之纒謂如蟬翼者

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纒織絲為之即今充為人魁岸容貌

方目紗是也纒音山尔反搖音弋招反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

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

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

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

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



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

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

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宋祁曰浙本名作召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

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

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

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

后詔劉放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

傳十六 漢書四十九 十五

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没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

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

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

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

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

左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

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

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

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

江充



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出示在巫蠱師古曰出示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

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

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也

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

彊服之

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

蠱吏輒劾以大逆云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

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西傳十卷 漢書四十年已 十六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

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

邪

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師古曰繇讀與

由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園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

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 息夫躬傳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

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

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傳晏與躬同郡



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

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

也歸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

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

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

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

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

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

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

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

卷之四十五

十七

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

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行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為反荆軻之變必

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宋初曰姦當作發

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譚張晏

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

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

曰譚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

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

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

息夫躬



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

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

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攬也撓音呼高

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

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亦曰師古曰亦古側字躬上

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壘

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

之名內實駸不曉政事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諸曹以下僕

數不足數師古曰僕數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數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

漢書卷之九十八

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

諄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諄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彘

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

一舉半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穎

曰押音押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搖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慝臣之徒憤

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

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

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

兵今為京師劉敞曰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

息夫躬



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

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

輸議不可成廼止董重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

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

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

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

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處疆盛蘇林曰處音於竟之寔

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自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

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為夷以應服氏之音居疆煌之地臣贊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

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

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

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

處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

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

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

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

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謀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

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

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

息夫躬



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

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

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

也音居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

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

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

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

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字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

詔等詩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

西曆十一年 卷四十四

二十一

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

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

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

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

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

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

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

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

息夫躬



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劉放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師古曰調諛古諛字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悱師古曰苟悱則

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

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悔過自責

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

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

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灾變

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之象未聞

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

卷之十 後漢書

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

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

劉奉世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就拜孔鄉侯傅晏

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

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

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

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

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之策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虛遠反欲

息夫躬



以諛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

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

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數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

南指枝為亡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

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

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

俟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坐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

尉監逮躬繫洛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誨師古曰

曰誨古呼字音火故反○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卷四十五卷 廿二

師古曰咽喉龍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

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室龜祝詛上大

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

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

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

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比自免

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三言高論自恐遭

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洪鬱盛貌音烏助

反鷹隼橫厲鸞鳥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亦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

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矣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矣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

息夫躬



疾若風動則機於發發音必遇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棧音仕巾反

宋祁曰棧當作棧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

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涕泣流

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置治也臣贊曰萑蘭涕

泣闌干也師古曰墳談是萑音桓心結惛兮傷肝孟康曰惛音昏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說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香

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

諱究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說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諱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

無所告語也諱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

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

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撫神龍

兮搯其須師古曰搯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

復生宋祁曰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

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丘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

而喪三雋應劭曰言鸚鵡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

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書畫策

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書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宋祁曰注文售姚本作雋

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詩

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為蟲毀汗白黑以喻佞

息夫躬



人緣亂

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

善惡

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

變書構卻而晉厲弒

應劭曰變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

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卻變書因以反弒厲公○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娶牛奔仲叔

孫卒

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邵伯

毀季昭公逐

張晏曰邵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

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其

宰嚭諧胥夫差喪

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

李園進妹春申斃

張晏曰李

沮大衆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

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

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

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

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

謀為上官子蘭所請見放逐後秦昭誘

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之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

縊

張晏曰趙高請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伊戾坎

盟宋座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

曰座音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

同由

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卷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萬石君傳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

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

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

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

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繫者也外有書謁今奮受之也涓音蠲徙

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

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

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

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

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

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

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

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摠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

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

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

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固謝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訢如也許慎云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上

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

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

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西傳十六 漢書四十六卷 二

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

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

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

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帟則踰身自澣洒服虔曰親

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踰

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

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踰。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帟若今言中

衣也。厠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矣。洒音先

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

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

萬石君



廷見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以是親而禮之

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爾非茂陵里也。

內

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尔

迺謝罷

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

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

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

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

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今迺四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

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

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師古曰不治言無所

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

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

宋本七作十

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

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

牧丘侯是時

宋本云別本無時字誤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



北逐匈奴西代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

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咸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

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

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

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

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

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

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

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滔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

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

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字當作侯

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官合祀之。師古曰

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濟淮江歷山濱

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

徵求無已師古曰推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

萬石君

前傳末

漢書四二六

四



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

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

並見

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

朕方艾息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脩

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以切比問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

頻寐

委在在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

舉職是空其官。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問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

始入流民愈多計又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

師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

前傳一六

漢書四十一

五

口劉奉世曰與讀如軍興

搖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

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

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

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

夫

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心。宋氏校本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動危

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

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

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今

自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

殺慶其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

萬石君



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愷侯中子德慶  
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  
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  
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

大二十七前傳十六 漢書四十六卷 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綰日以謹

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

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

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

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

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

移易質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啟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

盛未常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



為廉忠實無它賜

師古曰心賜之內無他惡。宋氏校本云一本它作心。

乃拜

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

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

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

上

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

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

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師古曰劉舍

朝

奏事如職所奏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

然自初官以至相終

無可言

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

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

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告云實取。宋氏校本云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

而人毀之。劉劭曰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

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直不疑



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

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

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

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

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 周仁傳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

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

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

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

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師古

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繫矣此常袴溺

溼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氏校本云越本作期為不潔清以是得幸

入卧内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

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

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

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 張歐傳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

曰說讀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

曰悅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名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劉放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

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

吏未嘗言按人劓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充反官

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宋氏校本云注文舊本番作幡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

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言不

僧之也言不忍視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

寵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寒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

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右宋景文公手校辨疑並見注內

###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

高五王傳

梁孝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主揖同日

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

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惣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

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

四十二

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

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

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

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

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

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

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也。宋祈曰當於言下添也字。

於是孝王築東苑

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大康地記云城方十三

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

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

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

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儼

於天子

師古曰儼比也音擬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

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

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

五十五

卷之七

漢書四十七卷

二

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

萬

師古曰距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宋初曰千萬一作十

珠玉寶器多於京

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東輿駟

迎梁王於闕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

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既朝上䟽因留以太后故入則

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與漢官官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

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

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梁孝王



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后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

膠東王為太子梁王然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

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

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

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

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

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

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

漢書四十七卷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主伏斧質之闕

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

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

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

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

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

梁孝王



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  
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  
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  
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 代孝王傳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

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

在代時○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五年一朝九三朝十七年

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

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

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九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

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

為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為

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

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

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



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 梁懷王傳

梁懷王指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主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前傳十七

漢書四十七卷

五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氏校本云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嗣濟川

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劉放曰武紀六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宋祁曰垣邑表作垣邑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遷

房陵國除濟東主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

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

音頻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所

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

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

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

梁懷王



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

親平王之太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

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黠尊

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直

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

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

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

不順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

五十

前傳七

漢書四十七卷

六

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

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箝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箝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

反故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

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朝中睢陽人狂反

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宋氏校本云浙本狂反作狂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

守客俱出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狂反

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

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



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

梁長史劉放曰史改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

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

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

故陷不謹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

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

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

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

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

四三十一 前傳十七 漢書四十七卷 七

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

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

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槌擊

音一口反。宋初校本云浙本注文槌擊也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于

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

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

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

求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

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

梁懷王



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

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

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

說近之冓音工且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踈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

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劾立傳致難明

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

汙鱣宗室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

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

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

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

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

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又吏躡尋不得

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

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

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

為宗室刷汙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

事然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

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

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

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

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詩暴妾行

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

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

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譙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譙誣諱也抵音

五十五

前傳十七

漢書四十七卷

九

丁禮反譙音也驕嫚不首主人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

也主今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放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

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音零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

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主當受詔置

辭恐復不首實對宋氏校本云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

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傳

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

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

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氏校本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

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

梁懷王



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

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

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

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

不和更相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毳過失亡

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

得見貫赦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

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

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臯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

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

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

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主

奉孝主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主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罕用

憂死悲夫右宋景文公校定添五字去二字改一字並見卷內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